

宁波至上虞三等车厢里的“滋味”

其中故事，堪称浙东新文学史上的一段传奇

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，忆起了新文学在浙东留下的投影，那是新文学史上的一段传奇。

1924年至1925年，朱自清在宁波市立四中（今宁波中学）与上虞春晖中学执教时，组建了新文学社团O·M社，也称之为“我们社”。其社刊《我们》，就编于宁波与上虞，由在上海的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。

《我们》的作者，除了朱自清、俞平伯以外，还有叶圣陶、丰子恺、刘大白、潘漠华、刘延陵、顾颉刚、沈尹默、冯三昧、白采诸人，他们都是O·M团体的同志，而刊物则是他们发表作品的园地。O·M社这个作家群落的构建，标志着在新文学洪流中，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是颇为活跃的一股。《我们》是一本新文艺丛刊，本拟一年出一册，可惜只出了二册，刊期不长。

奔走于宁波和上虞之间， 朱自清称火车生活“习以为常矣”

在《我们》两册丛刊中，刊载了丰子恺的三幅漫画。最知名的是《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天如水》，郑振铎说：“虽然是疏朗的几笔墨痕……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，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。”其实，另外两幅《黄昏》和《三等车窗内》，画的是两名女子自玻璃门窥头等车之状，颇令人深思和玩味。三等车的乘客为什么要窥探头等车呢？显然是羡慕头等车的舒适。其时，朱自清等人每每挤在三等车里奔走于宁波与上虞白马湖之间，欣然地做着宁波市立四中与春晖中学的“火车教员”。朱自清在给友人的信札中说：“半

年来，弟仍碌碌两校，火车生活，竟习以为常矣。”

就在萧甬线的三等车厢里，朱自清他们常常切磋着文艺。1924年3月间，俞平伯为和朱自清商讨创办《我们》刊物的事，专程从杭州来宁波探访朱自清。他们在由上虞乘车返宁波时，在三等车厢里探讨着俞平伯的《鬼劫》，还兴致勃勃地鉴赏白采的诗稿《羸疾者的爱》。关于此事，俞平伯曾作如是记：“三月间游甬带给佩弦看。于柠檬的菜花初开时，我们在驿亭与宁波之三等车中畅读之。佩弦说，这作品的意境音节俱臻独造，人物的个性颇带尼采式。”足见其兴味之盎然。三等车中的文学“滋味”，亦赫然闪出。

在火车上的谈诗论文， 两位名家后来都写成了文艺评论

俞平伯十分欣赏白采的《羸疾者的爱》，觉得它“琼枝照眼，宝气辉然，愈读则愈爱”，希冀把它初刊在《我们》上。他致信白采征询，以“至诚札累万言”，可惜因白采“不愿传露”而欲付梓于单印本，终未能如愿。白采也是有情义的人，他遂将唱和《微音》主编程本海的诗《自己墓上的徘徊》，交《我们》刊载，并复书云：“承你带我的劣诗上火车与友同阅，此情趣可描画，不过仅为劣诗，二君太失身份耳。”三等车上同阅白采诗，而且“情趣可描画”，这不失为浙东新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！

关于朱自清对白采此诗受了尼采影响的评论，白采甚感知己之言。朱自清的评语是在

三等车里跟俞平伯说的，时在1924年3月。第二年8月，朱自清写了专评《白采的诗》，发表在《一般》月刊1925年10月号。朱自清是看到俞平伯在《文学周报》第187期（1925年8月23日）的《批评<羸疾者的爱>的一封信》后呼应而作的。后来在写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诗集》导言时，又专门书写了一段精辟的述评，称白采为“这一路诗的压阵大将。他不靠复古来维持它的结构，却用了一个故事形式”。这与俞平伯说的“此作虽有六千言而绝不冗长，正缘一气舒卷之故”的鉴评，可谓同出一辙。正是因为长诗有着充实、鲜活的故事，加之以作者恰到好处的叙写，安章造句，自然成篇，使它成就了中国新诗坛上的杰作。

大家有心得
分享给大家

欢迎投稿
nbdajiatan@sina.com

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

✉